



# 花鸟岛上来了年轻人

□蒋瞰

##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

梦蝶离开家乡花鸟岛，确切来说是小学毕业后去镇上念寄宿制中学，然后离家几百里去念大学。接近30岁的某一天，她带朋友回花鸟岛旅行。家乡变了，从离开时的破旧小渔村，变成了有着和蓝天白云一样蓝白相间的房子的网红岛。梦蝶不想再跑了，当即留下，用舅舅家的房子开了一间民宿“方外”。30岁后考虑的不是闯荡，而是生活，在家门口就能做事，还能经常见到父母。2017年，花鸟岛上已经有十来家民宿，都是当地人自己开的。那时的“当地人”大多是驻留岛上的“宝妈辈”，最小都有五六十岁。“方外”的出现，无意中成了一种联结，旅客、义工、民宿管家、店长都喜欢去溜达，也喜欢去找梦蝶。梦蝶性子很坦，又能做一手好咖啡和面包甜点。

“方外”位于小岛主街尽头，旁边就是菜场、邮局，拥有小岛最主要的基础设施。但，这里看不到海景。因此，碰到有看海要求的，梦蝶就去花鸟岛民宿互助群里问：“谁家明天有空房？”当然，别家有溢出人群时，也会匀给梦蝶。这符合梦蝶最初的设想，民宿只是她的生活，不是赖以生存的手段。她很少盯着预订平台看，也不逼自己看报表，觉得太累的时候就暂时休息一下。也因此，“方外”得到过一个差评，说拽得不行，店里也没东西吃。那天，负责做饭的姐姐不在，奶茶也卖完了，她也挺累，自己去看海了。客人的需求要及时回应，这是梦蝶学到的教训。但岛上的日子于她是滋养的。梦蝶的浅睡眠改善了，不仅是她，自称“花鸟人”的小伙伴也是，来到岛上失眠被治好了，精神足了，便和梦蝶一起筹划着另开一家民宿。名字已经起好了——“未知几”，以阅读为主题。

疫情前，岛上按旺季和淡季来计算时间的。夏天旺季时，姐姐主内，梦蝶主外，父母会来搭把手，还有义工和暑假工。那是夏日海滩时光，是热闹流汗的青春。花鸟岛的客群以小姐妹和情侣居多，他们长得好看，会穿搭，到哪里都是风景。梦蝶就带着他们去串门，去看荧光海。淡季来了，梦蝶就出去旅行。疫情形势严峻时，小岛相对好管理，只要切断航线，基本就控制了传播。岛上的春天，是忙碌的季节，给花草移位，买新的种子，播种蔬菜。也会有岛民来串门，喝杯茶，去海边走走，梦蝶在心里感恩这份自由。

## 小岛有爱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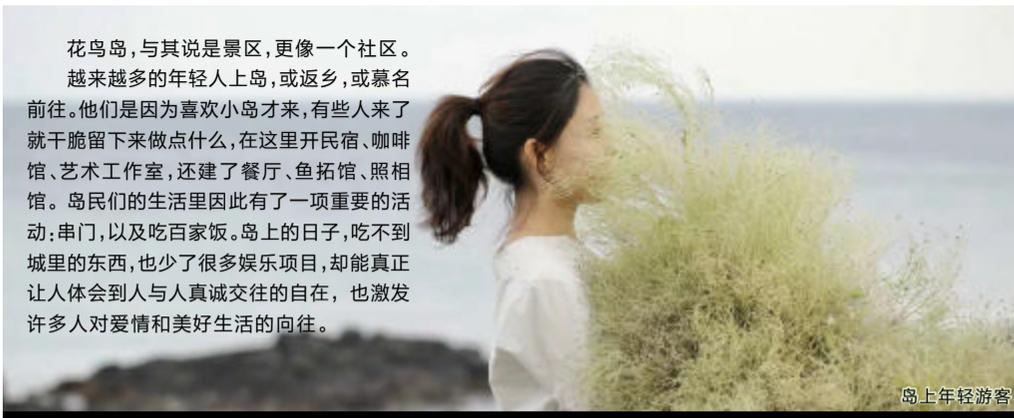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岛屿盛产爱情？也许是因为岛的封闭，和大自然的不可抗力，使得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座“倾城”。在Sky和过也云烟的爱情里，岛屿是布景，岛上特有的“天灾”是关键节点。两人都不是本岛人。Sky是山西人，来花鸟岛是因为喜欢海，更何况，花鸟岛的海和天比之前居住的嵊泗本岛更蓝。过也云烟是上海人，因为一年一度的艺术祭来岛上涂鸦创作。2021年夏天，艺术祭到来时，Sky正在沙滩上经营着一辆名为S'moon的餐车，卖咖啡、小吃，人气最旺的是她自制的气泡水和酸奶冰淇淋。如果没有那场大雨，两人大概就只能演绎影视剧中那种“擦肩而过”的场景，让看客在电视机前看得直跺脚。一场大雨下来，露天涂鸦工作不能进行，过也云烟就和组里另外三个男生遛岛。Sky也曾映入过也云烟的眼，后来他说，不知道这个背着包、绑着发带的女生是做什么的。也许也是游客，每天四处晃悠。

直到几天后，四个男生来到餐车前，不好意思地讨纸巾上厕所才发现，原来Sky就是餐车的主人。餐车到洗手间有个楼梯，也去上厕所的Sky和过也云烟一个上来一个下去，就对上了眼，两人笑啊笑。四个男生顺势买了4杯饮品。那天，Sky做了青柠和蜜桃气泡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四个男生都准时去餐车喝这充满少女感的饮品，后来大家提议：“要不要看星星？”

看星星这个决定性场景也是海岛特色。第一天，过也云烟吃坏肚子没来，就有了第二天两人单独看星星的机缘。海岛看星星，本来就是岛屿这种特殊地理环境的约定俗成。只不过，年轻人可以更“狠”一点，看到凌晨4时天一亮，无缝衔接看日出。浪漫的事情就这么密集地行进着。又过了一天，艺术节开幕。这也意味着，过也云烟马上就要走了。还在暧昧期的人怎么舍得分开？这时，台风来了。反正台风季也做不了生意，Sky去了趟上海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感受到Sky不願意奔赴爱情而去，过也云烟也跟着Sky回到了花鸟岛。两人抢救因为台风差点被摧毁的餐车，收拾因断电而环掉的大量食材，自然灾害下，居然收获了革命战友般的坚定感情。

定居在花鸟岛的Sky和过也云烟如今在海边租了一个房子作为工作室，过也云烟围绕低碳环保主题做装置，Sky研发美食，说不上是“业态”，却也代表了年轻人对花鸟岛赋能的新生活方式。台风和疫情交织反复，Sky将餐车卖给了岛上一个小女孩。女孩对Sky说：“姐姐，我好羡慕你啊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。”Sky告诉她：“没关系，我把车卖给你，你一定会收获到爱情。”

餐车被刷成了粉红色，仍然矗立在沙滩上。爱情其实一直都在。



岛上年轻游客



灯塔传递



“方外”团队



花鸟岛全家福其一



Sky和他的餐车

## 拍“全家福”的小岛摄影师

来花鸟岛前的十多年里，蒙古族少女苏叶一直生活在韩国首尔。一场疫情，让她回到国内，继而受花鸟岛第二届艺术节总监、韩国籍林老师邀请上岛。八年前就开始参与花鸟岛建设的林老师并没有给她布置任务，而是请她先“感受感受”。在韩国，大家住在外观差不多的公寓里，没有院子，也没有来往。所以，2021年的春天，苏叶来到有山有海有礁石的花鸟岛时，仿佛回到了“故里”，像是被带回了儿时生活过的大自然里。

小岛素材很多，从渔村气息到海岛气候、原住民文化，但苏叶的镜头一直没有捕捉过年轻人和游客。林老师问她：“你为什么来不拍摄游客？”林老师认为，苏叶的镜头没有被游客吸引，是因为她的心没有被吸引，而这也是一种偏见。“要知道花鸟岛除了你喜欢的灯塔村外，还有逐渐年轻的村庄和远道而来的游客，你并没有全面捕捉花鸟岛。”林老师对苏叶说。

在花鸟岛上，多的是平日里见不到大海和旷野的城里人。他们在忙忙碌碌中挤出那么几天时间，拖儿带女，带着辛苦赚来的钱，舟车劳顿来到这里，就为了享受几天海岛生活。“你觉得他们幼稚是么？”在林老师的追问下，苏叶开始思考拍摄的本质。她开始以游客的心态去逛沙滩，去看荧光海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她观察到了岛上的老人。

“你调过香吗？”苏叶拿调香做比喻，“光闻广藿香，其实就是藿香正气水的味道，不是平常喜欢的香味；但和别的花香、果香调在一起时，香味变得宽厚。”苏叶觉得，老人就是广藿香，年轻人是果香或花香。如果没有了老人，花鸟岛就没了深度。在岛上，苏叶习惯性地沿用韩国的习惯，碰到老人微微鞠躬问好。老人很喜欢这个外乡的年轻人，熟了后就问她“吃了没”，苏叶也渐渐会在爷爷奶奶阿姨叔叔前加上他们的姓氏，或是连着名字一起叫。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这表明“问好”不只是习惯，而是你们真的认识，对方真的记着你。

“花鸟岛全家福”的发起人是林老师和他的太太朴老师，也是花鸟岛第二届国际艺术节的一个艺术项目。当地人并没有在家中挂全家福的习惯。老人对于拍照有着本能的拒绝。他们或是有过去“拍洋片”的阴影，觉得那一道光和一声响是在摄魂，不吉利；或是在意身体上的残缺和脸上的皱纹，那是衰老和不再好看的提示。

苏叶想到了之前拍游客的方法，她决定和老人们做朋友。一开始也有困难。由于家中年轻人多半在岛外，真要凑齐一大家子需要时间。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大概念“全家福”，更多的是岛上老中青三代的联结，他们未必有血缘关系，却都是小岛的分子。也因为全家福计划，岛上专门设了一个照相馆，苏叶是馆长。除了展示每一张全家福外，也有一个专业的拍照空间。苏叶除了去老人家中拍照，也有人来到照相馆，请苏叶为他留下照片。

今年，苏叶还会继续留在岛上，除了老人，她还会拍中年人、年轻人。在她看来，全家福这件事的意义绝不是最后的那一声“咔嚓”，而是对当地人的尊重。尤其是老人，他们不是花钱请来的模特，不应该成为被消费的存在。他们不是风景，而是一种生活。

本文选自《岛与》2022年5月刊  
图片来自 花鸟岛旅游 受访者



从赏日落看到星星，再直接看日出，浪漫“无缝衔接”